

經訓書院自課文

程頌萬署



03976

經訓書院自課文卷二

九皇六十四民攷

周禮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鄭司農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疏曰先鄭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者案史記云九皇氏沒六十四民興六十四民沒三皇興彼雖無三皇五帝之文先鄭意三皇已祀之明並祭五帝三王可知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凡都祭祀致福於國鄭注云都或有山川及因國無主九皇六十四民之祀疏曰按史記伏羲已前

經訓書院自課文

卷二

一

九皇六十四民並是上古無名號之君絕世無後今宜主祭之也錫瑞案先鄭後鄭皆言古有九皇六十四民賈公彥不能證明之今其說略見於董子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王者之法必正法紕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紕虞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

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紂夏改號禹謂之帝

盧云當又有禹字

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

春秋當新王又曰故聖王生則爲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紂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紂爲九皇下及其爲民今以董子之說推之古王者之興當封前二代子孫以大國爲二王之後並當代之王是爲三王又推二代以前五代爲五帝五帝以前九代爲九皇皆封其後以小國今以夏殷周爲三王黃帝至堯舜爲五帝皆據周人言之若據漢而言當如春秋之義合殷周爲三王推顓頊嚳堯舜禹爲五帝黃帝前九代爲九皇九皇前爲民漢舊儀祭三皇

皇誤當作王

五帝九皇六十四民皆古帝王凡八十一姓是董子之說當時見於祀典九皇六十四民其朝代姓氏在漢世必猶可攷故先後鄭皆引以注經先鄭云三皇五帝三皇當作三王今本誤作三皇與九皇義複非是賈疏云彼雖無三皇五帝之文三皇亦當作三王故下文云明並祭五帝三王可知今於上文三王誤作三皇下文三王字遂不可通盧抱經乃誤以三王二字爲衍文矣疏引史記以九皇在六十四民前六十四民在三皇前與董子書不合疑誤今史記無其文不知賈何所據史記封禪書云高世比德於九皇此漢人稱引九皇之明證也路史前紀五龍二是謂五

姓紀攝提三是謂五十九姓紀太史公言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興六十四氏沒而三皇興是也謂六十四氏蓋并五姓而言而所謂三皇者乃合雜之三姓也在漢皆飭自注云漢舊儀云聖王之法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萬神皆古之人能紀天地五行之氣奉其功以成人者也故其祭祀皆以人事之禮食之天與土地金木水火土在是矣又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凡八十一姓皆古帝王也故鄭釋周官以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爲四類氏或作民誤案羅氏不攷董子書故不得民字之解而疑民當爲氏所引史記當卽本之賈疏而改其文引史記舊儀鄭注皆不經訓書院自課文

卷二

三

知三皇字誤當作三王不免疏失所推六十四氏亦未可據

士昏禮壻家不告廟攷

士昏禮壻家不告廟白虎通嫁娶篇解之曰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是漢儒解禮經以爲壻家無告廟之事乃後儒多疑之引詩與禮記左傳之文謂儀禮有缺略茲先辨諸說之不足據以申儀禮之義詩南山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傳云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案詩人言父母言媒皆泛言昏禮之常不專指魯桓亦不必分別生者死者故言必告父母不云

告父母廟毛傳必言廟者毛詩與左傳同出河閒獻王博士每互相援引毛所據卽左傳鄭忽楚圍之事乃古文說白虎通用今文其書絕不引左傳毛詩嫁娶篇云男不自專娶女不自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佚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又曰娶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白虎通用三家詩義以爲泛說不以爲告廟是今文說與儀禮合較古文說爲當卽以毛傳解毛傳用左氏義屬桓公說亦當如賈服三月廟見之義左氏善於禮毛傳多引古禮必不至有臆造典禮之事以廟見爲告廟與儀禮未始不可通葛履傳明有三月廟見之文後人申毛皆不及此

是並毛傳之文不能解何能解禮鄭君以爲士以上皆當夕成昏與賈服義異故於此不用廟見之說又不欲背儀禮不告廟之文依違其說以告廟爲卽是卜案士冠筮於廟門注云筮者以著問曰吉凶於易也廟謂禰廟不於堂者嫌著之靈由廟神士喪禮卜日特牲禮筮日皆在廟門則昏禮之卜亦當在廟門不在廟中鄭注卜於廟不言廟門蓋省文不在廟中則與祖禰無涉卜筮本問吉凶於易著龜皆自有神昏之卜是卜於龜非卜於禰古無問吉凶於祖禰廟者

金滕是壇
堦不在廟

正義引士冠禮云筮於廟門明卜亦在廟不知廟與廟門不得爲一則引毛傳以疑儀禮其

不足據者一也曲禮齊戒以告鬼神注云昏禮凡受女之禮皆於廟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鄭主壻家不告廟之義專言女氏而孔疏兼言壻家云取婦之家父命子親迎乃並自齊絜但在己寢不在廟也所以爾者白虎通云娶妻不告廟者示不必安也然夫家若無父母則三月廟見亦是告鬼神故云齊戒以告鬼神其義更爲該備而說者猶疑三月廟見事在後與厚別義不合不知古禮大夫以上三月廟見然後配正是厚別且禮言鬼神不言祖禰卜吉卜日卽是告鬼神不必定是告廟則引曲禮以疑儀禮其不足據者二也文王世子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注但云告於君也其義甚明而左傳疏引此注云亦旣告君必須告廟後人多據爲告廟之證不知五廟乃天子諸侯之制豈有疏族士庶得自告天子諸侯之廟者若君爲代告尤不勝其煩疏說非是則引文王世子以疑儀禮其不足據者三也左氏隱公八年傳先配而後祖杜氏集解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案杜所引禮並無明據蓋卽據公子圍一事而其事不盡合孔疏亦疑之曰此時忽父見在計告廟以否當是莊公之事而譏之者楚公子圍亦人臣矣而自布几筵告於莊

共之廟不言稟君之命知逆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且忽先爲配匹而後告祖見其告祖方始譏之知忽自告祖也或可鄭伯爲娶妻先逆而後告廟鍼子見而譏之公子圍告廟者專權自由耳非正也據疏說則杜解之不合孔氏亦明知之忽父見在數語尤爲明塙有父母在其子自不應專告廟疏乃強通杜解云雖受父命當自告廟臆造典禮更不可訓此傳之義應以賈服爲正左傳疏引賈逵以配爲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禮曾子問疏引賈逵服虔以祖爲廟見謂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廟見後乃始成昏譏先配也賈服解傳塙是古義

孔疏妄駁之云案昏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是士禮不待三月也禹娶塗山四日卽去而有啟生焉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謬不知賈服明言大夫以上之禮忽世子當從大夫禮何得以士禮準之禹急治水事屬從權且遠在周公制禮以前豈可據之爲比若鄭眾以配爲同牢食康成以祖爲祓道祭說迂曲疏已非之而杜解尤非則引左傳以疑儀禮其不足據者四也昭元年傳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孔疏曰聘禮臣奉君命聘於鄰國猶尙釋幣于禰乃行況昏是嘉禮之重故圍自布几筵告父祖之廟而來也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

娶妻必告鄭元云告於君也亦既告君必須告廟君尊不
主臣昏故圍自告也案傳云楚公子圍聘於鄭且娶於公
孫段氏是圍本因聘而娶古者大夫不得私行出疆故娶
於異邦必藉聘事以行聘本應告禰廟而公廟不設於私
家圍布几筵以告莊共亦非專僭蓋圍本因聘而兼娶卽
因告聘而兼告娶使圍非聘鄭不得專娶於鄭非以聘鄭
告廟卽不得專以娶鄭告廟矣此不專爲娶事本不得爲
昏禮告廟之證而杜誤引以解鄭忽後儒又誤爲告祖之
搞據以駁禮經殊爲失攷孔疏引聘禮甚是惜未分別其
義又引文王世子注亦非鄭注意

說已見上

則引左傳以疑儀

經訓書院自課文

卷二

七

禮其不足據者五也凡此五說皆不足爲昏禮告廟之證
秦蕙田五禮通攷用盛世佐說謂昏禮必當告廟朱子經
傳通解從白虎通非是由惑於俗見不知以經證經林鳳
蔭陳立諸人又爲調停之說謂親迎不告廟非六禮皆不
告卜吉卽告廟之事不知卜在廟門與廟中祖禰無涉

說已見上

後世儒者狃於近世之俗禮不識古義率以女家六禮

告廟男家不應獨不告廟爲疑不知古禮不先告廟廟見
乃告自有深義白虎通已明解之不當舍明白可據之文
從疑似難明之說古今異制今既無畱車反馬之事則亦
不能行三月廟見之文於是娶卽告廟與古大異通典載

晉朝之禮有拜時三日之文

朱子家禮用程子說改三月廟見爲三日毛西河極詆之

然其說亦有所本

杜預始變賈服之義孔穎達遂執以解禮解詩

支離遷就彼此不符由本無明文可據也鄭珍引儀禮記
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爲告廟之證說尤大謬受諸
禰廟是女家之廟男家行六禮女家受之故曰受若男家
之廟何受之有若引受命於祖廟爲例記不應省一命字
致滋疑竇且下句辭無不腆無辱是男家致命於女家之
辭豈可如胥吏舞文截去上下增損經文以就我哉

天子七廟二祧攷一

天子七廟見王制王立七廟有二祧見祭法鄭君王肅說

經訓書院自課文

卷二

八

解不同王制鄭注云此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
與親廟四太祖后稷錫瑞案鄭說本於翼奉貢禹韋元成
尹更始石渠論白虎通禮緯稽命徵孝經鉤命決春秋元
命包其義遠有所據王肅不從鄭義乃以高祖之祖高祖
之父爲二祧其說無徵如其說則周天子當有九廟自古
無周有九廟之文馬昭張融孔穎達旣明辯之矣而後人
猶有疑焉者一則以祧廟之稱名莫定一則以天子諸侯
之制度未明祭法鄭注云祧超也超上去意也說者遂謂
祧是遷毀之名不得謂之不毀之名案祭法云遠廟爲祧
則祧廟可通稱周禮小宗伯辨廟祧之昭穆守祧掌守先

王先公之廟祧儀禮聘禮不腆先君之祧左氏傳必以先君之祧處之其敢愛豐氏之祧皆祧廟通稱之證文武二祧卽以祧主所藏得名故鄭注守祧云遷主所藏曰祧本遷毀之名卽可借爲不毀之名其與廟異者廟有寢祧無寢故廟月祭祧不月祭若謂祧非祖廟則周禮儀禮左氏傳不可通矣如王肅說惟天子有祧聘禮左氏所言豈皆僭天子制哉自劉歆有降殺以兩之說王肅乃有尊卑同制之疑案廟制本於制服不過五故親廟止於四天子不獨爲高祖之祖與父制服何獨爲高祖之祖與父立廟古天子之與諸侯異者天子有始封祖又有受命祖故商

經訓書院自課文

卷二

九

周以契稷爲始封祖而湯亦稱烈祖文亦稱太祖

見白虎通蓋

一爲始封一爲受命故可並稱祖而不嫌旣皆稱祖則必

皆有廟故禮緯云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也

周初宗文後乃祖文宗武故先六廟後七廟

若諸侯止有始封祖無受命祖故

止五廟然據魯而論周公魯公皆始封祖周公稱太廟魯

公稱世室是魯亦有六廟此皆禮由義起而非常數正與

周有后稷文武故有七廟相類常數則天子諸侯皆止五

廟禮緯言唐虞夏皆五廟通典云鄭元按禮緯元命包云

天子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其義必有所受說

者謂緯書起於哀平然翼貢韋匡諸人建五廟迭毀之制

遠在哀平之先呂氏春秋論大篇引商書曰五世之廟是
商止五廟之明證禮緯言殷六廟商書言五廟者蓋作書
時湯猶在親廟也元命包言二昭二穆與王制異者亦舉
正數不兼二祧言之若謂天子諸侯禮必異數攷之古制
亦不盡然古天子服九章上公亦服九章天子娶九女諸
侯亦娶九女匠人營國方九里大國城亦九里或謂天子
服十二章娶十二女國十二里皆無明文可據古說天子
五門近儒攷定以爲天子三門皋應路與諸侯庫雉路不
異何獨七廟五廟天子與諸侯異乎

天子七廟二祧攷二

經訓書院自課文

卷二

十

七廟二祧之制當斷從古說矣而祭法之文則有不可解
者蓋不特與鄭異並與王異高郵王氏嘗推其義謂祖考
當爲高祖之考二祧當爲高祖之王考與皇考去祧爲壇
爲高祖之顯考去壇爲墀爲高祖之祖考錫瑞案以祭法
解祭法必如此乃相合然其義有不可通者祖考非始祖
則無始祖廟大夫無始祖尙有說豈有天子無始祖乎文
武不在七廟中尙有說豈有始祖不在七廟中乎然則祭
法之義殆難強解鄭君注禮最爲精審豈不能解祭法之
文而解祭法不以祖考爲高祖之考者蓋以無始祖廟義
不可通注家例不駁經故但依違其詞解祧爲超上與解

文武二祧爲不毀廟義不甚符誠以祭法祧字之義不得
不解爲超上也後人遂詆鄭爲矛盾豈知鄭意者哉王肅
難鄭不直引祭法而必小變其說以二祧爲高祖之祖與
考蓋亦以祭法無始祖義不可通故也攷古制必博稽古
義不得執單文孤證爲斷祭法之說不知爲何代之制古
書無同之者惟韋元成議以始祖親盡不爲立廟頗與祭
法相合而言廟制止於四親高祖以上無廟則亦不盡相
同是祭法不可偏據王肅又不合於祭法後人乃云據祭
法之義當從王肅是並祭法之文亦未能解也

天子七廟二祧攷三

經訓書院自課文

卷二

十一

或疑周公定禮文武尙在四親廟中若建二祧作何位置
攷周禮賈疏云文武雖未爲祧已立其廟焦里堂駁之曰
立則祀者何主儻虛之以待文武之親盡則曾子問所云
七廟無虛主者有虛主矣儻先祀高祖之祖父則是共懿
之前六世而親盡孝夷而後四世而易檐而制紊矣不豫
立則先此之五廟已定至此必增加改造羣主遞移非所
以安祖考奠鬼神也錫瑞案虛廟不立主及二祧先祀高
祖之祖父而後專祀文武誠如焦氏所譏若以增加改造
爲疑則有不得不然之勢今以諸侯之廟明之諸侯以始
封之君爲始祖其先止四親廟五世之後乃立始祖之廟

不嫌增加改造何獨於天子疑之乎禮緯云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則文武二祧爲孝夷以後增置無疑特其制由周公定之蓋虛其地以俟增立耳五廟二祧當同一處合爲七廟焦氏謂二祧不與五廟同處則禘祫迎主紛擾殊多似亦非是

天子七廟二祧攷四

漢人議毀廟有二說貢禹謂宗其德不毀其廟韋元成謂殷中宗周成王皆以時毀當以韋說爲正劉歆謂宗無數有功德者皆不毀不知宗廟有定制所以事祖先非所以報功德若以功德而論爲天子者誰謂已無功德嗣後爲

經訓書院自課文 卷二

天子者誰謂其祖考無功德夏侯勝以議武帝下獄抵罪議禮者孰敢正言歆之說出東漢以後帝皆稱宗廟皆不毀迭毀之制遂不可復皆由是說倡之班氏乃以歆議爲博而篤可謂謬矣說者徒以廣立宗廟爲孝故常軒劉而輕韋申王而黜鄭錫瑞案古人制禮必有實意後人議禮惟崇虛名何謂實意有廟必有祭古人祭必先期卜日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先一日省牲視滌濯祭之日夫婦親之次日又繹其禮繁重卽以七廟而論四時祭已有二百八十日齊加以天地社稷諸祭三百六十日不止三百五十日齊未知禮如何行疑共此齊期祭一廟後次日又祭一

廟近人或謂高曾祖考分四時祭始祖二祧間行於其中故云四時間祀二說未知孰是然必居一於此若立廟無數尤不可行後世祭禮一切苟簡且天子不親徒使有司行事每帝一廟亦崇虛名而已昧者習於後世苟簡之制反疑古人爲薄而後人爲厚豈通論哉且古天子都城不廣考工記匠人營國方九里共九百步王宮方三里三百步左祖右社各方三里三百步以一百八十丈之地分立七廟地基已非寬廣豈可再行增立若別在一處無此禮制然則七廟之外必無增加高圉亞圉報祭而不立廟馬季長說可據祭法云周人報焉報與祧異並不以爲二祧經訓書院自課文

卷二

三

後人附會王肅而又增飾其義以二圉爲二祧王肅無此說也

天子七廟二祧攷五

近儒解七廟二祧如惠棟孔廣森焦循江藩徐養原等說雖小異皆主鄭說惟金鶚天子四廟辨力詆鄭說爲非牽引古書恣其博辨而於二祧仍無埒證茲卽據其說而辨之金氏曰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廟則有司修除之其祧則守祧黜陟之先王爲廟先公爲祧周官爲周公所作成王時諸翫亞圉爲二祧皆先公也故守祧有先王先公之說錫瑞案守祧言先王先公乃渾言之詞先王

爲廟先公爲祧乃金氏增成其義周官並未嘗以祧專屬先公也文武受命王廟不可毀周公定禮二祧雖未立必已先定其制故周官有守祧之職不得據此爲周公時已有二祧之證金氏曰天作序云祀先王先公也天保篇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中庸亦言周公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禴祠烝嘗時祭也祭及先公則廟不止於四矣天作亦謂時祭殖祀案天保于公先王毛傳云公事也鄭箋乃以公爲先公如其說則于公先王近於不辭當從毛義爲是天作祀先王先公首頌大王大王本古公亦可稱先公周初大王在四親廟中非必歌於諸盪亞圉之廟若中庸上

祀先公及金氏引司服享先公則驚冕固周有特祀先公之禮之證然祭法言壇墀有禱祭又云高圉大王能帥稷者也周人報焉中庸司服所云安知非禱祭報祭而必爲二祧之祭乎金氏曰周語祭公諫穆王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韋昭注日祭於祖考月祀於高會時享於二祧是七廟也禮器云周旅酬六尸周官守祧奄八人此在周公制禮之時已有七廟之明證案月祀僅見於祭法日祭則經典別無所見或以爲異代之制金氏有日祭月祀辨斥其不經何又引以爲證韋注日祭於祖考與祭法不符其言時享二祧又豈可據旅酬六尸記者據

周制言禮記作於七十子之後並非周公時人守祧奄八人周公制禮時已定文武不祧之制皆不必如金氏說也金氏曰周有九廟七廟惟后稷稱太祖其餘不得稱祖殷有三宗未聞稱祖也案三代兩漢之書具在並無九廟之說書稱文王爲文祖白虎通稱文王爲太祖蓋后稷與文王一爲始封祖一爲受命祖故可並稱商祖契而商頌稱湯爲烈祖湯與文皆受命祖也金氏不引湯而引三宗擬不於倫蓋並詩書之文亦未審矣兩漢經學極盛而西漢末出一劉歆東漢末出一王肅皆亂經作偽之人疑誤後學金氏既謂王肅爲聖經罪人何復惑於其說且謂劉歆

有功於經不知王莽立九廟東漢帝皆稱宗卽由劉歆宗無數之妄言啟之是尤聖經之罪人也金氏謂劉歆有功於經惠氏以爲畔經離道不可以無辨予則謂劉歆聖經罪人金氏以爲有功於經尤不可以無辨

天子七廟二祧攷六

近人之說又有彌近理而大亂眞者如許宗彥周廟祧世室攷於二祧用王肅義以爲周人宗廟之大法又謂周公營洛建明堂祀於大室顯明文武之功德於天下爲周人祖宗之鉅典義則親親與尊尊各殊地則廟祧與明堂又別陳奐毛傳疏謂路寢之制前堂爲大廟中央爲大室大

室爲武王廟則大廟爲文王廟又據明堂位魯公祀周公於大廟大廟天子明堂周公廟卽路寢大廟魯公廟卽路寢大室魯之周魯猶周之文武也錫瑞案此二說旣無天子九廟之疑又能和同鄭王兩家之義人多翕然信之然攷其義尤爲大謬無一可通夫廟自廟明堂自明堂明堂配天雖屬大典然非專祭尊而不親其禮又不常行比之宗廟享嘗大爲殊異蓋明堂宗祀迎主以往祭畢主仍各返其廟不得卽以明堂爲廟也古者受命之祖旣有配天之祭又特立爲不毀之廟正尊親並致之義如稷旣郊祀配天矣又爲始祖廟使文武但宗祀明堂而不立廟則事

文武之禮不及事稷矣商湯旣配天矣又列於六廟使文武但宗祀明堂而不立廟則周事文武之禮不及商之事湯矣且許氏云周公營洛建明堂則鎬京無明堂矣

鄭君說如此

此東都王不常往明堂之祭亦不常行生爲受命之王死等若赦之鬼周公達孝豈其若是古來受命之王斷無不立廟者如漢唐宋之受命祖其功德固不逮文武然當時謂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旣有配天之祭不必別爲立廟人心能安乎鎬京有無明堂古無塙證卽有之亦必在郊外

鄭君說如此

郊外非可爲文武廟世無宗廟野處之理以爲在國中又無以容之惠棟金榜張惠言謂明堂是路寢

按之古制無一相合陳氏乃謂文武之主卽納於明堂大廟大廟大室之中卽此是文武世室夫路寢乃天子每日聽政之地若於其中立文武之主人神襍擾體制不崇文武不得享特廟之尊幾下同庶人之寢周公達孝豈其若是至引魯以證周尤爲鑿空誣古歷攷三代兩漢之說無有云魯立明堂者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明堂言其廟制之崇如天子之明堂非謂亦有五室八个之制也若以公羊穀梁傳云周公稱大廟魯公稱大室左氏說云前堂曰大廟中央曰大室其文與明堂大廟大室偶合而遂據魯廟爲明堂則於明堂位之文已先不可通明堂位曰魯

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蓋諸侯本止五廟魯公特立一廟名世室言世世不毀正仿文武世室爲名此於禮已屬變制至武公廟明係僭立然據明堂位之說必當時因周有文武二世室此止魯公一世室故以武公配之事雖不經其制固有所仿若如陳氏之說周公魯公已分據廟之前堂中央武公之主又置之於何處陳氏亦知其不可通故以武公之廟二句爲後增入夫謂明堂位不可信則皆不可信矣何必又引其兩處之文以爲可信何得刪去二句同此一篇之書乃取其可以拊會者證成已說而與已說相矛盾者刪去不用強古人以就我安有

此引書之法况謂魯立明堂乃必無之事乎鍾文烝謂陳說新奇繆鑿可謂卓見

攝主解

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於西階南鄭注攝主上卿代君攝國政錫瑞案鄭云上卿不分別同姓異姓此攝主當是同姓卽君之庶子或兄弟與兄弟之子賈誼陳政事疏曰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白虎通封公侯篇曰君薨適夫人無子有育遺腹必待其產立之何專適重正也據此二說是古有植遺腹之禮植遺腹則其時政事必有所寄故立攝主世子未

經訓書院自課文

卷二

七

生男女莫卜故攝主必以庶子或兄弟與兄弟之子若生男則攝主避位生女卽以攝主爲君矣蓋國無二君家無二主攝主卽是攝君異姓不得稱爲攝主且國不可以曠年無君若以異姓攝之使生而非男國將誰屬豈得臨時再擇立乎攷左氏傳春秋時尚存此義哀公三年傳曰季孫有疾命正常曰母死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也可是卽立攝主植遺腹之事既葬康子卽位蓋卽攝主之位南氏生男康子請退卽世子生而攝主避位之證季氏是大夫若天子諸侯禮亦當同卽世子已生年幼未能蒞政亦必有攝主當國如周公魯隱公皆是周

公居攝成王爲太子故大傳說天子太子年十八曰孟侯
隱公攝立桓公爲太子故左傳云隱公立而奉之杜注云
奉爲太子皆其明證世衰俗薄攝主之事不可復行周公
之聖且有流言隱公之賢不免見弑而季康子乃般適自
立故後世不知有攝主之義且以攝位攝政強加分別不
知旣云攝主則必攝位且必以庶子或兄弟與兄弟之子
爲之若攝政則君薨聽於冢宰乃是常事同異姓皆可爲
之嗣君雖未聽政已卽君位故但攝政不得攝位與此所
云攝主不同也

燔柴於奧鄭注奧當爲爨解

經訓書院自課文

卷二

九

爨與竈有別渾言之則爨竈可以通用析言之則爨自爲
爨竈自爲竈竈五祀之一其禮尊爨則祭畢主婦所祭其
禮卑鄭引儀禮以注此文云禮尸卒食而祭饔爨饗爨又
引此文以注儀禮以經證經塙不可易孔疏引特性記注
舊說云宗婦祭饔爨亨者祭饗爨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
又曰爨者宗廟祭後直祭先炊老婦之神在於爨竈注疏
之說皆極分明爨在宗廟之旁祭祀時暫設之不但不在
室中之奧並不在平時飲食之竈其禮爲主婦主祭故其
所祭卽先炊之老婦非五祀之竈神舊說無籩豆俎正與
此云益瓶相合若夫五祀之竈鄭引逸中雷禮有主有尸

其禮甚重且有鼎俎與此云盆瓶顯然不符漢人言竈神
本有二說據五經異義許君謂是祝融非老婦鄭君謂是
老婦非祝融錫瑞案二說皆有未盡古者天子至庶人皆
祀竈其禮應有等差天子祭五祀與社稷並尊其神當是
祝融必非老婦庶人不應祀上公貴神直祀竈神而已若
此老婦之祭特祀炊母又非竈神孔疏云竈神以老婦配
之說亦未妥逸禮並無以老婦配竈之說竈列五祀其神
甚尊何得配以老婦且五祀皆不聞有配若老婦配竈門
戶中雷又以何人配之乎祭老婦用盆瓶而當時用燔柴
者蓋以祝融火神本祭於竈故謂當用燔柴不知天子諸

經訓書院自課文

卷二

三

侯祭竈雖得祭祝融

祝融上公貴神大夫士以下不得祭

而此是爨神非竈

神其禮極簡不得燔柴故夫子特以盆瓶之禮正之當時
用燔柴固爲失禮要其誤亦有由來後人不詳攷許鄭二
家古今文說之殊則於竈神等差已不能晰而於此文又
不細審鄭孔所據之禮以別爨竈之異多以爨竈併爲一
談至謂奧別有神鄭君不應改字可謂眯目而道黑白者
矣

周之始郊日以至解

鄭注郊天之月而日至魯禮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魯以
無冬至祭天於圓丘之事是以建子之月郊天示先有事

也用辛日者凡爲人君當齊戒自新耳周衰禮廢儒者見周禮盡在魯因推魯禮以言周事正義曰王肅用董仲舒劉向之說以此爲周郊上文云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謂周之郊祭於建子之月而迎此冬至長日之至也而用辛者以冬至陽氣新用事也金鶚辨之曰周禮明言冬至至塙是冬至之日凡言日至者皆指冬至或夏至易云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此惟冬至一日若以月言豈有一月閉關商旅不行之理堯典明言十有一月朔巡守未聞是月不省方也且郊在冬至之月必用辛日其說猶有不可通者蓋冬至不必在子月之中苟在子月之

末月內無辛日或有辛日而卜不吉則將不郊與抑用丑月上辛與或用冬至以前辛日與抑或冬至降神辛日乃祭如宋儒張子之說與皆不可通者也逸周書世俘解辛亥祀于位孔晁注庚戌明日郊天漢書律厯志引武成篇辛亥祀于天位周之四月夏二月猶可郊之時武王故於告至行郊天禮是日遇辛以辛日始郊其後郊天因用辛日故云郊之用辛也周之始郊日以至也錫瑞案金氏辨王肅說及冬至月用辛日當矣而以至爲告至亦屬坳會愚嘗考之生民之詩而得其義焉詩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鄭箋以爲后稷祀帝于郊而眾民咸得其所

無有罪過也子孫蒙福以至于今禮表記引詩肇作兆注以爲祀后稷于郊以配天庶無罪悔乎福祿傳世乃至于今其說與箋詩異案詩曰以迄于今與上厥初生民相對是以后稷時爲厥初周公時爲于今若如禮注則以迄于今爲贅設且上云以歸肇祀與後后稷肇祀相應若作郊祀后稷解則上文以歸肇祀語無倫次當以詩箋后稷祀天之解爲正然鄭以肇爲兆取義迂肇當從毛傳訓始肇祀猶云始祀自后稷始祀天故無罪悔以迄于今于今對始祀言也此云始郊猶詩云始祀后稷所以得郊天者毛傳以稷爲帝嚳子鄭箋以稷爲嚳世孫說雖不同要皆以爲帝嚳之後古者帝王之後皆得郊天禮運曰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周二王後得郊天成王賜魯郊祭正比之二王後雖得郊天不得與天子郊同日鄭云魯以至日郊祀不與周郊同日是也后稷以帝後得郊天正與魯同其郊當亦不得與天子同日故郊用日以至亦與魯以至日郊同詩棫樸箋以薪禱爲文王郊天之禮是周自后稷至文王皆得郊天其後周有天下乃用王者之禮改夏正辛日與始用至日不同

春秋時魯郊卜辛日蓋借天子之禮非成王賜魯郊

之故記禮者追溯其初曰周之始郊日以至以見其始之用至日而不用辛日也鄭不以魯禮推之周初而改周禮

爲魯禮未免強經就已今本鄭義而少變其說證以詩義似非無據

兄弟廟制異昭穆攷

古人廟制與後世異天子諸侯廟制與大夫士又異欲考古制當據儀禮及春秋經三傳國語之文儀禮喪服曰爲人後者傳曰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又曰大宗不可以絕夫既不可絕則必爲立後而爲後者不必皆倫序相當故喪服但云爲人後不云爲何人後則必有兄弟相後之事兄弟相後必異昭穆若同昭穆不得謂之相後且兄弟同昭穆將一有後一無後大

經訓書院自課文

卷二

三

宗已中絕矣不顯與經傳相戾乎春秋經曰躋僖公又曰從祀先公其後從祀則其先必逆祀逆祀必昭穆皆亂若如何劭公說閔僖同北面西上則不過略移其次序何得遽謂之逆且如何說惟閔僖之序稍易諸公皆未紊亂何得以下諸公皆逆

服虔云以下諸公皆逆

直待定公時始順祀乎然

則據春秋經所書逆祀塙是亂昭穆故三傳皆以祖禰父子爲言穀梁傳明曰無昭穆國語亦曰非昭穆也穀梁傳今文說國語古文說是今古文義同皆謂兄弟是異昭穆而當時昭穆倒易非止略移上下次序乃漢人解三傳皆以爲兄弟不異昭穆特以祖禰父子爲喻非惟違傳且背

經矣或疑三傳有誤何得三傳皆誤疑三傳喻言非實何得三傳皆作喻言且何杜范解三傳誤古人亦自有不誤者異義引左氏說躋僖公爲大惡蓋以爲亂昭穆故服虔說自僖公以來昭穆皆逆是古左氏說不誤也韋昭解國語亦不誤解公羊者則自董子已失之

異義引董仲舒說以逆祀爲小惡蓋

以爲未亂昭穆也

何鄭二君皆沿其誤蓋古人廟制漢時已昧其

義韋元成等始定迭毀之法而當時多疑之論兄弟廟制依古法文帝當禰惠帝宣帝當禰昭帝而韋元成等未議及此則已不知兄弟當異昭穆矣何怪後來諸君之昧昧哉賀循徐邈又設爲兄弟四人六人相代爲君不祀祖禰經訓書院自課文

卷二

五

之疑近人多惑其說劉敞爲兄後議已辨之曰兄弟六人爲君亦六代祀祖禰矣設非兄弟廟亦當毀不得故存也此說極爲明辨後之儒者昧於古義不知古五世後無論父子相繼兄弟相代廟皆迭毀又不知毀廟之主入祧禰禘壇墀仍與於祭誤以爲廟一毀卽不血食天子何得不祀祖禰曉曉致辨推其意必欲每君一廟廟皆不毀而後可又疑廟制猥多無以處兄弟同昭穆之說乃以東漢同廟異室之制上加古人以爲如是則視古人爲厚矣不知廟無二主惟一廟之士祖禰共廟若同堂異室天子下同士制不得專享一廟之尊何以爲厚且兄弟不相後則先

立無後生爲一代之君歿爲無後之鬼又何以爲厚乎羣
言淆亂折諸聖聖人之經聖門所傳之傳足可依據注疏
之是非卽可以經傳斷之立廟無數同堂異室皆後世之
事不可以論古制也若以廟號及廟中稱謂爲疑古者廟
號止有太祖名祖廟新廟名禰宮並無高曾祖考之名據
春秋但曰某宮或曰某公之廟祭法所列乃記禮者之詞
非當時正名也然則兄弟相代廟號但稱某王某公可也
廟中稱謂但稱先王先公自稱嗣王某侯某可也天子諸
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其屬通不得稱弟兄亦不必改稱父
子名正言順豈有父子兄弟改易稱謂之嫌哉

經訓書院自課文

卷二

三

春秋黜周王魯解

黜周王魯乃春秋微言大義而後之人多駭其說固由俗
儒不識大義亦由說春秋者詞不別白故無以解俗儒之
惑夫所謂黜周王魯者非必夫子有是言也由學者以春
秋義推之故云然耳春秋之義見於繁露三代改制質文
篇曰春秋應天作新王之事時正黑統王魯尙黑絀夏新
周故宋又曰春秋曰杞伯來朝王者之後稱公杞何以稱
伯春秋上黜杞下存周以春秋當新王春秋當新王者柰
何曰王者之法必正號絀王謂之帝封其後以小國使奉
祀之下存二王之後以大國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客而

朝故同時稱帝者五稱王者三所以昭五端通三統也是故周人之王尚推神農爲九皇而改號軒轅謂之黃帝因存帝顓頊帝嚳帝堯之帝號紂虐而號舜曰帝舜錄五帝以小國下存禹之後於杞存湯之後於宋以方百里爵稱公皆使服其服行其禮樂稱先王客而朝春秋作新王之事變周之制當正黑統而殷周爲王者之後紂夏改號禹謂之帝

下當有禹字

錄其後以小國故曰紂夏存周以春秋當

新王如董子言古者一王之興必封前兩代爲二王後又其前爲五帝又其前爲九皇則有繼周而王者當封殷周之後爲二王後封夏之後以小國故以春秋當新王則周

經訓書院自課文

卷二

五

在所黜矣夫子作春秋本爲後王立法史記孔子世家曰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史公言夫子作春秋之意最爲分明夫子不能行道於當時乃立一王之法以待後世所謂以春秋當新王也而又必王魯者春秋本是空言而夫子欲見之行事其勢不得不有所託春秋據魯史

故卽託之於魯繁露王道篇曰託王於魯託隱公爲春秋之始受命王董子說王魯爲託王於魯其義至當隱公非受命王而春秋始於隱則以爲受命王哀公未嘗致太平而春秋終於哀則以爲實致太平故春秋未嘗稱魯爲王而據魯史成文以推其義則曰王魯猶之夫子未嘗自稱王而據春秋立一王之法以推其義則曰素王也此其義甚易解而昧者不知誤爲實事乃妄從而詆之如賈逵長義云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名正而言順也不知春秋一書並無稱魯爲王黜周爲公侯之文而推其義必如是者以不藉魯以明王義則不

經訓書院自課文

卷二

七

能見之行事而褒貶之法無所寄也春秋本爲後主立制繼周者漢故漢人謂春秋爲漢立制此在漢人推崇本朝不得不然而於春秋之義亦不相悖公羊三科九旨塙是聖門微言乃俗儒不信反信左氏家經承舊史史承赴告之言一似聖人作書若今人鈔錄成文全無義例宐王安石詆爲斷爛朝報而議廢之矣

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皆魯始封之錫攷

公羊盜竊寶玉大弓傳云寶者何璋判白弓繡質龜青純何氏解詁曰判半也半圭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不言璋言玉者起珪璧琮璜璋五玉盡亡

之也傳獨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詩云奉璋峩峩髦士攸宜是也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眾璋以徵召質拊也言大者力千斤純緣也謂緣甲頰也千歲之龜青頰明於吉凶經不言龜以先知從寶省文謂之寶者世寶用之辭此皆魯始封之錫疏云此皆魯始封之錫者左傳定四年具有其文也陳立公羊義疏曰穀梁傳曰亦以爲周公受賜藏之魯書召誥曰大保乃以庶邦豕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疏引鄭注云所錫之幣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此時所賜召公見眾殷之民大作周公德隆功成有反政之期而欲顯之因大戒天下故與諸侯出取幣

使戒成王立於位以其命賜周公是爲始封之錫也若然定四年左傳又云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者彼蓋賜魯公此爲賜周公同爲始封之錫也此傳璋卽寶玉書鄭注以璋與寶玉殊言之者寶玉雜色有琮璧圭璜而璋祀天之物尤重故特舉之與錫瑞案徐疏引左氏定四年傳以證何君之解甚塙陳氏引鄭君尙書注牽合無義又以左傳所云爲賜魯公此爲賜周公其說尤非攷禮記明堂位曰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之戎器也明堂位所言與左傳祝鮀所言正同大璜卽夏后氏之璜封父龜卽封父大弓卽繁弱

然則祝鮀云封父之繁弱之者由此及彼之詞猶云封父與繁弱非謂封父繁弱爲一物也公羊以寶玉大弓分爲三物禮記禮器曰天子以龜爲寶樂記曰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青黑緣卽龜青純故龜可稱寶寶龜卽封父龜大弓卽繁弱何氏以爲魯始封之錫是此三物卽左傳所云夏璜封父繁弱無疑矣惟左氏言璜而此傳言璋說稍不同何君解之曰不言璋言玉者起圭璧琮璜璋五玉盡亡之也何君以爲五玉盡亡則夏后氏之璜亦當在內傳不言璜而言璋者以其爲郊天之物特舉之然則何所謂始封之錫卽魯公之分器而非別有賜周公之物矣鄭君

經訓書院自課文

卷二

完

注禮記誤以封父爲國名故不知左傳之封父繁弱卽公羊傳之弓繡質龜青純乃疑寶玉大弓非封魯之分器旣非封魯之分器則必當時別有以賜周公此其致誤之所由來鄭云蓋璋以皮及寶玉大弓蓋者疑詞鄭亦疑而未敢定也杜預解左傳曰大弓封父之繁弱亦誤以爲一物豈得封父國出大龜又出大弓乎陳氏沿鄭之誤以此爲賜周公非賜魯公顯與何君義連鍾文烝穀梁補注亦引鄭說皆非是

蘇爲夏郊三代祀之攷

左氏昭三年傳子產曰昔堯殛鯀於羽山其神化爲黃熊

以入於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杜氏集解曰鯀禹父夏家郊祭之歷殷周二代又通在羣神之數並見祀正義曰祭法云夏后氏禘黃帝而郊鯀言郊祭天而以鯀配是夏家郊祭之也殷周二代自以其祖配天雖復不以鯀配郊鯀有治水之功又通在羣神之數並亦見祀通夏世爲三代祀之也鄭君禮記王制注曰所因之國先王先公有功德宜享世祀今絕無後爲之祭主者昔夏后氏郊鯀至杞爲夏後而夏郊禹晉侯夢黃熊入國而祀夏郊此其禮也正義曰如傳所云夏后之時郊祀鯀以配天殷周之時鯀雖不配天以其有功列於羣祀故云三代祀之但春秋之

時周衰禮廢不能祀鯀晉既爲盟主當代天子祭羣神羣祀傳之意義謂晉當代天子攝羣神之祀不謂因此國在地無主後者今鄭引之以證祭無主後則謂鯀是夏家之先晉居夏之舊地鯀無主後故晉祀之禮之與傳意少異然夏後有杞而云無主後者以杞不祀鯀故云無主後也錫瑞案古禮茫昧難攷天子諸侯祭因國以左氏傳言商人是因季荊因之兩條爲塙鄭引此傳似屬稍疏而此傳賈服之注不傳杜注孔疏解此亦尙未晰子產云三代祀之則三代祀鯀之禮當不異若夏郊鯀而殷周不郊鯀但以有功列於羣祀是三代祀鯀之禮隆殺不同子產應分

別其詞不應統言三代祀之也古者郊祀有祭百王之禮荀子禮論篇曰郊者并百王於上天而祭祀之也楊倞注曰百王百神也或神字誤爲王郝懿行曰百王百世之王皆前世之君也楊注欲改王爲神則謬矣郝氏解百王爲百世之王其說最塙荀子古書引古禮可信其證一春秋繁露三代改制質文篇曰故聖王生則爲天子崩遷則存爲三王絀滅則爲五帝下至附庸絀爲九皇下極其爲民有一謂之三代故雖絕也廟位祝牲猶列於郊號宗於代宗是古帝王時代雖遠廟位猶在郊祀之列與荀子郊祭百王之文合其證二周禮小宗伯之職兆五帝於四郊四

經訓書院自課文

卷二

三

望四類亦如之鄭司農云四類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民咸祀之周禮言亦如之則四望四類亦在四郊先鄭之說與董子同三皇乃三王之誤咸祀之謂皆祀於郊亦與荀子郊祭百王之文合其證三據此三證古者郊祭實并祭百王鯀雖未嘗及身而王而夏時旣以郊祭配天殷周郊祭百王亦當以鯀並列於祀典故子產統言三代祀之不加分別杜孔未知古有郊祭百王之禮徒以通在羣神之數爲言與子產所言不合也

釋山五嶽前後異義攷

釋山前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後又云

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前後異義學者疑焉錫瑞案兩漢經師家說有今古文之分而今古文分於七十子之後並不始於兩漢釋山前說乃古文說後說乃今文說爾雅與魯詩合蓋今文家所傳故前說不標五嶽之名後說明舉五嶽其意當以後說爲正兩漢爾雅古注多就亡佚郭注無甚發明近世邵郝兩家號稱精博亦不通曉今古文師法於釋山前後異義未能分別疏證且是丹非素舉一廢百甚違不知蓋闕之義茲特鉤稽古訓詮釋雅文其前後相同者不復備舉前云河南華河西嶽後云華山爲西嶽嵩高爲中嶽者

經訓書院自課文

卷二

三

詩崧高正義引鄭君雜問志有云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爲西嶽周家定以嶽山爲西嶽不數崧高鄭君此言卽可爲爾雅塙詁周都偏於西華山在其東故更以吳嶽爲西嶽其時當以華山爲中嶽故爾雅前說首列河南華河西嶽而無崧高若華山爲西嶽嵩高爲中嶽蓋殷制或東周之制兩漢今文說以嵩山爲中嶽見孝經緯大傳說苑白虎通公羊解詁諸書嶽山爲西嶽不見於今文家所稱引疑古文說有之鄭君兼通今古文故注大司樂曰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明以華爲中嶽嶽爲西嶽與大宗伯注以華爲西嶽不同鄭學宏通不拘一說孔穎達不知其旨乃駁鄭

云若必據已所都以定方岳則五嶽之名無代不改何則
軒居上谷處恆山之西舜居蒲坂在華陰之北豈當據已
所在改岳祀乎錫瑞案沖遠此說拘滯鮮通王者既可遷
都何以必不可改嶽古者一王受命正朔服色無不更易
何獨嶽祀不可變更嶽所以稱功德行黜陟本爲四方巡
狩各標一方之山以爲準不必定在一山若都在西而西
嶽在其東都在北而北嶽在其南則名實不符而一方諸
侯之會於嶽下者當先過王都尤不相宜故古之嶽祀當
隨建都遷改非若後世並不巡狩正朔服色亦不改革而
嶽祀遂不復變也軒轅之事荒渺無攷舜居華陰之北不

在華山之西以華爲西名實未亂霍太山亦稱太嶽邵氏
正義謂唐虞以霍太山爲中嶽雖無明文而既有太嶽之
名則必古時嘗以爲嶽此亦古者五嶽不定一山之明證
也邵氏正義據鄭說爲定論甚是而郝氏義疏背康成之
古訓信沖遠之野言謂若依鄭志及周禮注則是周家當
有兩五嶽矣恐不然也不知周既有兩王都何以不得有
兩五嶽乎前云江南衡後云霍山爲南嶽者崧高正義左
昭四年傳正義引郭璞爾雅注云霍山今在廬江灊縣潛
水出焉別名天柱山漢武帝以衡山遼曠故移其神於此
今其土俗人皆呼之爲南嶽南嶽本自以兩山爲名非從

近來也而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又言從漢武帝始乃名之如此言爲武帝在爾雅之前乎斯不然矣孔穎達云竊以璞言爲然何則孫炎以霍山爲誤當作衡山案書傳虞夏傳及白虎通風俗通廣雅並云霍山爲南嶽豈諸文皆誤明是衡山一名霍也錫瑞案冲遠此說信郭璞而駁孫炎引古書以證爾雅霍山不誤其說皆是惟謂衡山一名霍其意以爲爾雅後說霍山爲南嶽霍山卽前說江南衡之衡衡霍一名皆非天柱則與郭意殊不相合郭氏之意以爲衡霍兩山皆名南嶽爾雅在漢武之前已云霍山爲南嶽則名霍爲嶽不始於武帝其解爾雅精塙不易

孔疏明引郭爾雅注今無其文則今所傳爾雅郭注亦多佚脫郝懿行不曉古義並不信爲郭注乃謂是郭音義文與孔疏違殊屬武斷又謂郭誤據廣雅不知兩漢人皆以霍山爲南嶽孔疏所引之外如說苑論衡今文說說文古文說其說皆同豈獨廣雅郭氏云學者多以霍山不得爲南嶽則偏執一說自晉時已然淺人不信古書雖兩漢人有明文皆以爲是漢制伏生書傳在漢武之前又謂書傳不盡出伏生卽爾雅後說亦謂漢人增竄不知爾雅卽有漢初入增益亦必在武帝前景純所言斷乎不妄嘗攷得一塙證遠在漢武以前楚辭天問云吳獲迄古南嶽是止

王逸注曰獲得也迄至也古謂古公亶父也言吳國得賢君至古公亶父之時而遇太伯陰讓遜王季辭之南嶽之下采藥於是遂止而不還也案太伯逃荆蠻乃吳地非楚地屈子所云南嶽必謂霍山非謂衡山據此足信霍山爲南嶽古說有之必非自漢武始爾雅後說亦非漢人增竄明矣

又案邵郝諸家不以爾雅後說爲後人增竄尙能篤守古訓而謂衡霍二山爲一則異義猶未明衡霍本無定稱衡橫古通用山之橫者皆可名衡爾雅大山宮小山霍山之大而圍小者皆可名霍左氏襄三年傳克鳩茲至於衡山

杜預曰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郭注中山經曰今平陽永安縣晉安羅江縣河南鞏縣皆有霍山而皆與南嶽無涉安見南嶽之衡霍不得有二名乎湘之衡亦可名霍瀟之霍亦可名衡衡霍皆一山二名又皆嘗爲南嶽故說者多牽混古人多以霍爲南嶽乃謂霍卽是衡後人多以衡爲南嶽乃謂衡卽是霍其謂霍卽衡者漢書諸侯王表北界淮瀕略廬衡爲淮南師古注曰廬衡二山名也衡屬淮南必卽是霍風俗通曰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潯縣唐盧潘廬江四辨曰衡卽今霍山此皆以霍爲衡者也其謂衡卽霍者吳越春秋

越王無余外傳曰禹治水始於霍山注云南嶽衡山又名霍山泰與岱衡與霍皆一山二名李石續博物志曰衡山卽霍山山海經衡山卽岫嶼山志蓋引山海經以別於瀟之霍其見於唐詩如杜甫詩云衡霍生春早瀟湘共海浮劉長卿詩云愛此衡霍近又云見盡湘南山郎士元詩云昔別醉衡霍又云兼得瀟湘遊此皆以衡爲霍者也衡霍在後世雖可通稱而在爾雅必有一定之名非一山二名不得以泰岱爲比兩漢習用今文皆以霍山爲南嶽則釋山後說爲今文說前說當爲古文說無疑古今說所以不同者王者嶽祀代有變更衡霍二山皆嘗爲嶽正如周初經訓書院自課文

卷二

美

以嶽爲西嶽華爲中嶽與西嶽華山中嶽嵩高之文有異爾雅釋山兩說並載亦如鄭注周禮兩說並存古人網羅舊聞疑者傳疑意在矜慎豈若後人武斷必欲強使合一若李斯之別黑白而定一尊乎應劭風俗通義本謂衡卽是霍孔疏據之誤會其旨乃謂霍卽是衡郝氏依洪頤爐之誤解正與孔同而斥孔爲謬是並孔疏亦未諦視宜其解爾雅不明也

又案史記封禪書引堯典五月巡狩至南嶽云南嶽衡山也班孟堅曰遷書載堯典多古文說疑此是古文說之一故與大傳今文不同然攷秦始皇本紀云乃西南渡淮水

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後又云上至南郡由武關歸張守節正義引括地志衡山亦名岫嘯山又云言欲向衡山卽西北過南郡入武關至咸陽錫瑞案此文有不可解者始皇由淮水至南郡不經今之衡山今之衡山在湘山南若往衡山當在至湘山祠之後不當列其文於南郡之前始皇豈先往衡山乃至南郡又浮江至湘山復至南郡乃歸如是其迂曲乎張守節知其說不可通故以之衡山爲欲往衡山然如其說則始皇尙未往史臣揣其意而書之古史無此文法蓋始皇南至湘山而止實未嘗至今之衡山史記所云衡山當卽霍山霍在濶與淮水相近故次

於渡淮水之後然則封禪書云南嶽衡山亦卽霍山猶漢書諸侯王表廬霍爲廬衡而非別載古文說矣史記黥布列傳云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淮南衡山列傳云立子長爲淮南王王黥布故地凡四郡徐廣曰九江廬江衡山豫章也此衡山卽霍山後云徙爲衡山王王江北此其明證項羽本紀云立芮爲衡山王都邾亦非今之衡山據史記證史記皆古以霍爲衡之證也

齊魯二國封地攷

周禮古文說王制今文說其說多不可通惟鄭康成能疏通證明之其注王制曰周武王初定天下猶因殷之地以

九州之界尙狹也周公攝政致太平斥大九州之界制禮成武王之意封王者之後爲公及有功之諸侯大者地方五百里其次侯四百里云云能兼疏今古文皆不背其說鄭所云加封公侯卽指齊魯二國言之二國始封在武王時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封功臣謀士而師尙父爲首封尙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當時封地蓋仍殷制孟子所謂爲方百里是也魯至成王時益封明堂位曰地方七百里鄭君詩譜引明堂位以證曰大啟爾宇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或疑七百里半天子之制不應如是其大案魯地卽無七百里亦必不止百里若仍百里舊封何

經訓書院自課文

卷二

三

謂大啟爾宇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表曰封伯禽康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與周禮侯四百里合爲得其實七百里或兼山川附庸言之耳魯所益地奄國在內左氏傳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說文曰周公所誅郟國在魯顧棟高大事表謂後益封奄國其說有據齊之益封當與魯益封同時史記漢興以來諸侯王表曰太公於齊兼五侯地鄭君詩譜曰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地方百里都營丘後成王因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更方五百里案周初公侯皆方百里五百里正與兼五侯地合齊所益地蒲姑在內左氏傳曰蒲姑氏因之漢書

地理志曰成王時蒲姑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師尚父顧棟高大事表謂後益以蒲姑說亦有據周所以益封齊魯者雖曰崇德報功亦以爲控制東方之計周立都偏西無以控制東方武王崩而東諸侯皆叛故大封齊魯以鎮撫之周初封國如齊魯宋衛必不止於百里明乎二國有益封之事則周禮王制皆不誤孟子與戴記史記鄭詩譜義皆可通後人不能證明或以孟子王制疑周禮謂古無五百里四百里之國案鄭君謂孟子在赧王時王制之作復在其後是王制卽本於孟子周禮雖未必周公手定亦當出於周末與孟子王制相後先若周無五百里四百里之國何能鑿空立論若周無益封諸侯之事鄭亦何能坳會其說且齊魯故地今猶可攷實有數百里之地卽云侵小所致豈能數倍其初古之里數更小於今左傳黃人曰自郢及我九百里今自江陵至光州僅七百里以穀梁傳所云計今之六十二里當古之百里若齊魯地止百里僅有今之六十二里何云大國江永地理考實謂孟子狹小言之非實錄則亦不然使二國初封卽有數百里孟子假言狹小豈不爲慎子所譏哉或又爲調停之辭謂大司徒言諸侯之地方四百里其食者四之一正是百里或又謂兼附庸言之不知古無實封虛封之分附庸亦不能大

於本國此皆不得其說而強爲之辭

經訓書院自課文卷二終

經訓書院自課文卷二

早



